

拉郎配

中国古代民间故事

拉郎配



改编：田衣

绘画：黄子希

策划：书趣 张令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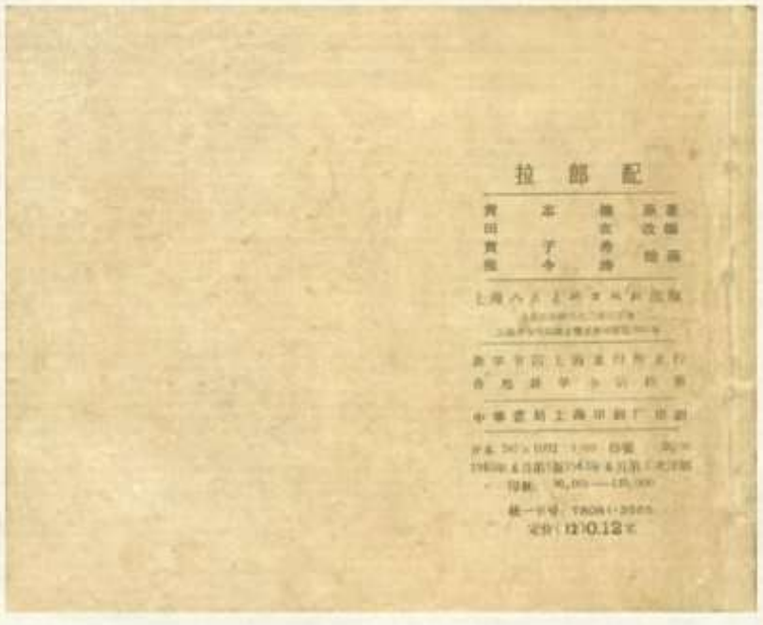
扫描：观潮轩

制作：小成兄

【内容提要】

钦差来到钱塘，带来一道圣旨：要选美女八百，限期三天交齐。县官心惊胆战，民间狗跳鸡飞，户户凄凄惨惨，家家哭哭啼啼。骨肉哪肯离散，赶快嫁出女儿，到处拉扯媒人，当街争夺女婿。千金下嫁鼓手，侠女配了秀士，宁可稀里糊涂，不去深宫送死。好像一幕趣剧，却有千行血泪。要问罪魁祸首，恨煞封建皇帝！





本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六月初版


彩凤


李玉


王夏


张宣
董妈
董代
县太爷



钱塘县里，这天正散了早市，街头只有几条野犬在懒懒地晒太阳。忽听得一阵鸣锣喝道的声音，只见百十个校卫护着一乘八人大轿，缓缓行来。刚静下的街道顿时又喧闹起来。



早有人报到知县衙门，说是钦差到县，慌得县太爷歪歪斜斜戴上纱帽，迎到堂前，钦差已经下轿。县太爷偷眼望去，见那钦差紫袍金带，雍容华贵，分明是一个掌权的太监。



县太爷暗想：钦差来到，凶多吉少。他战战兢兢，硬着头皮，上前参见。钦差懒洋洋地拿出一卷文书，递了过来。



县太爷展开榜文，却是当今皇上要在钱塘县挑选美女八百名，陪王伴驾，限在三天选齐，随同钦差进京。他看罢榜文，不觉吃了一惊。



那钦差伸了个懒腰，走下公座。县太爷口里应着一个一个的『是』，额上冒着一颗一颗的汗，把钦差送到堂前。钦差上了轿，又前呼后拥，鸣锣喝道，往馆驿歇息去了。



县太爷抹着汗退进内堂，见了夫人，连叫祸事。夫人问了情由，欢喜道：『恭喜老爷，贺喜老爷。钱塘县有的是美女，老爷办完皇差，指日高升，祸从何来？』



县太爷顿脚道：『夫人好不懂事，皇榜上写明，不论官绅百姓，有女不献，要问斩刑。你我半百年纪，只生一个女儿，这回要送进深宫，怎么舍得！』



夫人听了，顿时急白了脸，拉着县太爷的袖子，颤着嘴唇说：『那，那怎么办？老爷老爷，千万要想一个办法啊！』县太爷手抚乌纱，想了一会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来了一条妙计。



他咬着夫人的耳朵，讲了一阵。夫人红了脸道：『这事好难做呀！』县太爷道：『为了女儿，只得难为夫人，事不宜迟，夫人快去换装，等会儿挂出皇榜，就要闹得满城风雨了。』



县太爷布置停当，击鼓升堂，传进公差李乙、王三，交下皇榜，吩咐他们挂在十字街上，鸣锣聚众，晓喻全城。



两个公差接过皇榜，出了县衙，王三说是祸事，李乙说是喜事。王三问他喜从何来。李乙平伸手掌，往里一握，笑道：『这一回，张卖打的女儿逃不出我李乙的手掌了。』



李乙欢欢喜喜，在十字街头挂了皇榜，找面锣来敲了几下，便向王三作了个揖道：『三哥，偏劳，机会难得，我上东街去了。』王三接了锣和槌，笑道：『我等你的喜酒喝啦。』



原来东街上的张卖打有个女儿，名叫彩凤，容貌艳丽，武艺精通。李乙看上了她，几次上门调笑，都被他们父女轰走；这回得了这个天赐的机会，便高高兴兴地走上了东街。



他走进张家院子，彩凤正在练功。她短衣窄袖，把一口单刀舞得风雨不透。李乙喝了一声彩，彩凤回过头来，收了刀喝问：『你来干什么？』李乙笑嘻嘻地道：『来给姑娘报信。』



彩凤插了刀，喝道：『讲来！』李乙道：『当今皇上要选钱塘美女，未出阁的姑娘人人难逃。姑娘呀，陪王伴驾说是攀龙附凤，实在可是件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爷娘的伤心事呀！』

彩凤失声道：『有这事？』李乙笑道：『我亲手挂的皇榜，还能不真！姑娘，你跟我配上对儿，就免了祸事。你一身武艺，我也懂得几路拳棒，正是天生一对。』边说边涎着脸走上前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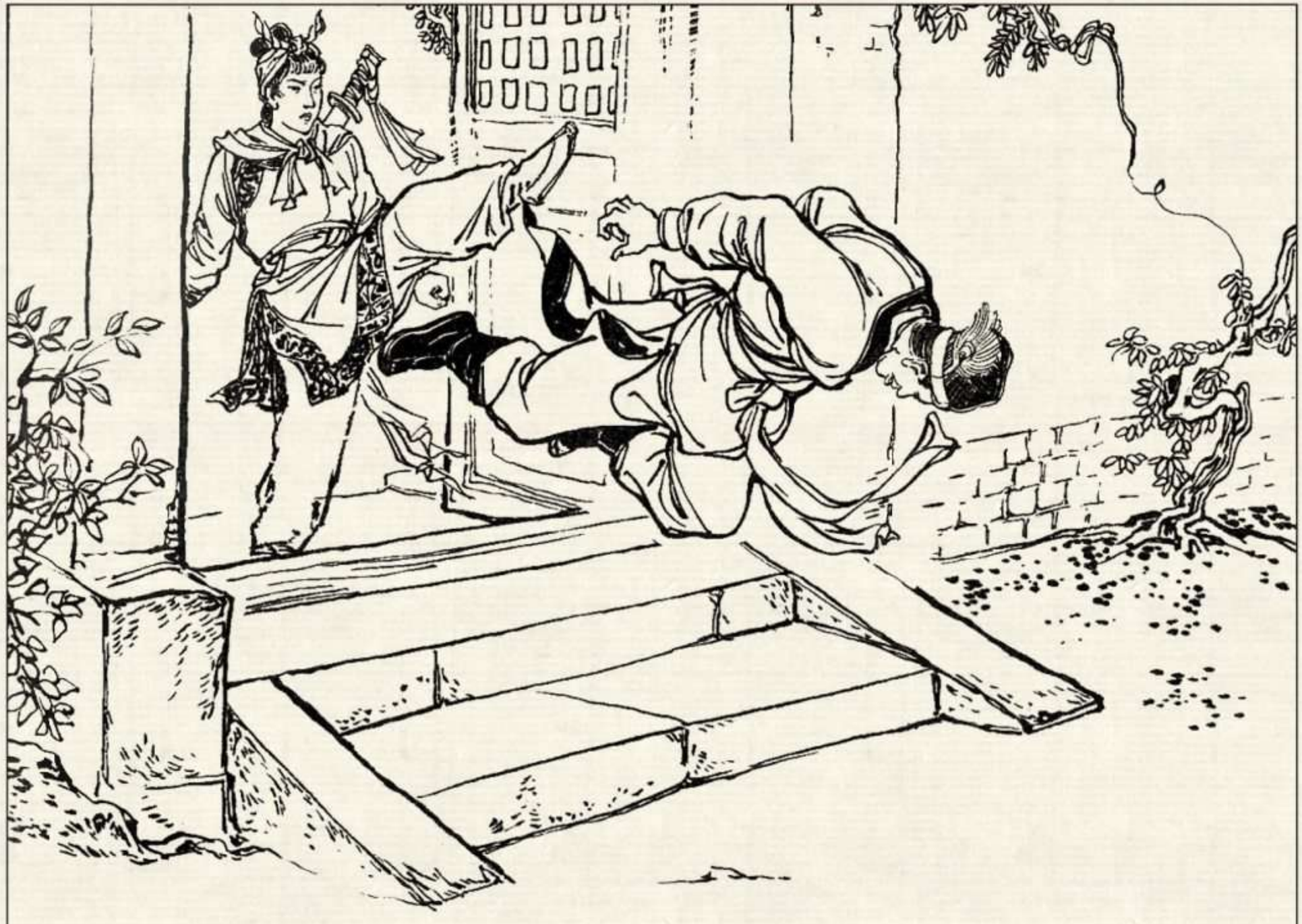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乙的话声未完，只听见『啪』的一声，脸上着了一巴掌，踉跄出三四步远才站稳，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嘴里咸涩涩的；咳了一声，一口浓痰浊血，带着两颗大牙，落在地下。



李乙嚎叫了一声，『好，小娘儿！』又摆了个架式：『小娘儿，打得好！咱李爷不是好欺的！看咱一路少林拳，不打扁你就不姓李。』



他刚晃了晃拳头，彩凤一挺身过来。他忙收了架式，一路嚷，一路往门外退。彩凤抢上一步，飞起右脚，向他屁股上轻轻一点。

李乙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头重脚轻，从门里跌到街上，直撞在一对男女身上；只听见几声『哎哟』，三个人跌倒了一双半。





李乙挣扎起来，彩凤早已关上大门。他便指手划脚骂道：『好，小娘儿！我好意报信，倒吃你打；看我不把你的名儿填上，送你到官里去守活寡，你把我李爷的名儿颠倒过来！』



他骂着，拐着腿儿走了。地上那对男女爬起身来，女的叫声晦气，连连啐了几口；男的道：『晦气也罢，运气也罢，董妈，快到舍下说话要紧！』

原来那男的是张彩凤的紧邻，姓王名夏，是一名贡生，家道巨富，单生一女儿；他刚在街上看了皇榜，急得魂灵出窍，慌忙把心灵嘴巧的董媒婆邀到家里，托她赶紧说一门亲事。



王夏慌忙拿出五两纹银，往她手上一放，陪笑道：『对你不住。这一点儿你先收了，只等婚姻成就，重重酬谢。』董妈眼看白花花的银子，舍不得放手，便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

第二天日高三丈，一阵阵鼓乐拥着一乘乘花轿经过东街。王夏不见董妈回报，心神不安，急匆匆寻到董妈家，却是关门落锁，没人在家。



王夏像热锅上的蚂蚁般的，从早到午，到董妈家里找了三次，只是不见影踪。正在着急，忽见董妈的儿子——吹鼓手董代从一条小巷里出来，慌忙把他叫住。





王夏急得满头冒汗道：『那你妈呢？』董代道：『忙啦！刘大伯来拉她，李大叔来拦她。托媒的恨不得立刻拜堂成亲，做媒的推推托托不肯答应。王员外，你看这世道古怪不古怪！』

王夏要董代找他妈来，董代叫了声：『哎哟，要误事了！』转身就跑。王夏赶在他后面，赶过一条小街，却见董妈满脸粉汗，正在对付李大叔和刘大伯。





董妈双手一推道：『钱塘县有的是媒婆，为什么都来找我！告诉你们，我一个也办不妥！』王夏上前一把拉住她道：『董妈，我这一个你一定要办妥！』



董妈急得顿脚道：『你们拉我拦我都没用，我口袋里可没装着现成的女婿！』李大叔和刘大伯只管把东西往她手里塞。她接过来远远一丢，撒腿便走。



王夏紧紧赶着说：『我早付了谢媒钱，你不能推托。』董妈边走边说：『我还钱，我还钱！』王夏道：『要还钱，你早就不该答应我，如今误了我的事，还钱怎么得了！』



两人吵吵嚷嚷，一路走上东街，董妈忽然停了脚，悄声说：『呀，这不是个好女婿！』王夏抬眼望去，只见迎面有一个少年书生，正在一步步踱来。

这李玉家住北街，在东门外三桂书院读书，今天回家探亲，还不知道城里发生的事情。冷不防董妈把他一拦，问他是不是回家娶亲。李玉听了，顿时脸红起来。





李玉正在吃惊，董妈笑道：『秀才，我做的媒不差。卜凤小姐人品好，性情巧，这回错过了，二回遇不到。』李玉拂拂袖子道：『婚姻大事，不是儿戏；妈妈，再见了！』说着，顾自走了。



王夏急得连连顿脚，董妈没奈何，上去拉住李玉的袖子说：『秀才，你答应了，就当做好事呀！』李玉挣扎道：『婚姻怎能当做好事做哩？不成话，太不成话了！』



王夏三脚两步，走上前去，拉了李玉的手道：『秀才，请到舍间用茶。』李玉慌忙推辞，王夏不由分说，向董妈使个眼色，便一前一后，拉拉扯扯，拥了李玉，直向家中走去。



李玉被弄得昏头昏脑，给拉到王家书房。一会儿，王夏打拱作揖，说佩服他的文章；一会儿，董妈眉开眼笑，称赞他母亲的贤德；却不提婚姻两字，闹得李玉一时板不下脸来。

他敷衍了几句，起身告辞，忽听见一阵唢呐声音。王夏站起来说：『请。』董妈拉了他，边走边说：『秀才，拜堂去吧。』李玉急道：『这，这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』



董妈连声说：『使得，使得！』把他拉到堂前，迎面有两个丫鬟扶来一个红罗遮脸的新娘，相对站定。王夏喝一声奏乐，董代便吹起了唢呐。



李玉摔开了董妈，大叫道：『太不成话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』说着连连顿脚，吓得新娘哭出声来，扶着丫鬟回房去了。



李玉还在发火，董妈劝道：『拜过堂啦，成过亲啦，秀才，生米已经成了熟饭，不要三心二意的。好多人要攀这样高门大户还攀不上哩。』李玉啐道：『我秀才老爷不希罕这高门大户！』

董妈劝道：『秀才不要固执，老夫人听到喜讯，不知怎么喜欢哩！』她做好做歹，把李玉劝进书房，忙着要向王夏算谢礼，顾自出房去了。





李玉待要跟出房来，哪知房门已给倒扣上了。他是个读书人，没经过这等事，念遍了四书五经，也找不到个救急的法儿，只是踱来踱去，念着：『简直是岂有此理。真正岂有此理！』



夜色渐浓，月光悠悠地照进窗户。李玉抬头望去，窗外有一道粉墙，却不很高，不觉喜道：『他既然强逼成亲，不守礼法；我何妨跳越东墙，溜之大吉！』

他推窗跨了出来，又颤巍巍地从假山爬上墙头，低头看时，叫了声苦，原来隔墙不是街道，却是另外一户人家。





他呆呆一望，觉得有进无退，便双手攀住墙头，往下溜去。正觉得心慌脚软，忽听得屋子里有人说道：『李玉这贼子不来便罢，他要来呀，我扭了他脑袋！』李玉大吃一惊，双手一松，跌了下去。

这户人家，正是张卖打的家里。张宣因为找不到女婿，心如火烧，又听彩凤说了李乙上门调戏的事，正在顿脚大骂，忽听到墙根下『拍啦』一声，父女俩都怔住了。



父女俩掩到墙边，张宣扑上前去，一把把李玉按住，彩凤满腔愤怒，举剑喝道：『看剑！』李玉抖得浑身乱晃，叫声饶命。张宣喝问：『你是何人？』李玉道：『我，我，我是李玉……』





张宣听到声音、说话，都不是李乙模样，便把他揪进屋里，彩凤提灯一照，失惊道：『他不是李乙，是一个书生。』李玉道：『我是李玉。你，你们不是王家的人吗？』



彩凤放下宝剑，张宣喝问道：『看你是个书生，为何要学强盗，翻墙越壁？』李玉惊心方定，便把回家探亲，当街被拉，强逼成亲，翻墙逃走的情节，一一说了。



张宣听了，心里一动。彩凤却叫道：『这个秀才我认得！半年前，我们经过北街，看见一家门口，贴着红榜，写着「新科秀才李玉」。我还在北街上几次看见过秀才哩！』



李玉擦擦眼睛，细看了彩凤一眼，恍然道：『对啦，我看过大姐和老伯演武。老伯手挺一条银枪，大姐手里提着宝剑，演得枪花乱滚，寒光飞腾。我学生连连叫了几声好哩！』



张宣大笑道：『那我们是老相识了，有缘来会，彩凤快备酒菜，请相公喝上一杯。』李玉连忙推辞。张宣道：『你翻墙而来，老夫并不见怪。难道老夫这杯水酒，你都不肯领情吗？』



说话之间，彩凤已经摆上酒菜。张宣道：『老夫浪荡江湖，爱的是痛快。彩凤，你陪相公先饮几杯，待为父去打些酒来，一同痛饮。』李玉才要拦阻，张宣已经往外走了。



李玉怔怔地站着。彩凤筛上酒道：『请坐呀，我们患难相逢，喝一杯也是缘分。』李玉道：『怎么说是患难相逢？』彩凤轻轻叹了一声。



李玉慌忙坐下道：『确是患难相逢！大姐，选美事急，你该躲避一下才是。』彩凤低头半晌，突然竖起眉头，把宝剑拿在手里，颤声道：『躲不了！我拚了一死！跟他们性命相拚。』



李玉见她脸泛红云，眼翻泪光，禁不住满心怜爱起来，暗想：『得到这样的女子为妻，倒也趁了心愿。』便脱口道：『不用拚命，我来想一个办法。』说出了口顿时又懊悔起来。

他站起身低头踱着，暗暗埋怨自己：『读书人非礼勿言，怎么开口？』忽听得彩凤轻声说道：『相公，我倒有一个办法。』他抬起头来，彩凤却把头低了下去。





李玉正在追问，忽然大门一响，他慌忙坐下。张宣大踏步进来，身后钻出一个大孩子，瞧了瞧李玉，吃惊道：『噫：李秀才，又是你啊！』李玉看时，却是吹鼓手董代。



李玉还未答话。张宣道：『秀才，老夫决意招你为婿，拣日不如撞日，今夜便是吉时。』李玉听了，又惊又喜，可是想到秀才身份，又觉得不妥。

张宣再三相劝，李玉定要守礼。张宣急道：『秀才，我问你！你翻墙而来，这是有礼无礼？』一句话把李玉问住。董代又在一旁催促，由不得李玉不允。





张宣拉了女儿、女婿袖子，让他们对面站定，董代的唢呐早已满屋子响起来。李玉望望彩凤，不禁拜了下去。



行过婚礼，张宣打发了董代，李玉起身告辞。张宣送他出门，叮嘱道：『外面还在拉郎，你不要走大路，可从江边绕进北门，回家禀明亲家。我明天便送小女过门。』



李玉欢欢喜喜，借着月光，沿江向北门走去，忽听有人喝了声：『呔：拿下！』李玉吃了一惊，看去是两个公差，拦住去路，便定了心道：『我是个秀才，好人哪。』



一个公差满面高兴道：『谢天谢地，我们等了两夜才等着一个秀才：走吧，见老爷去！』李玉惊道：『这是什么意思？』公差道：『什么意思？见了咱们的老爷就有意思！』



两个公差拉拉扯扯，把他扯上江边的一条官船。舱里红烛高烧，居中坐着一个白面无须的官员。李玉正在惊奇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『秀才，又是你哟！』回头看去，只见董代站在下面。



那官员喝住董代，问清李玉是个秀才，喜道：『既是秀才，留下陪伴下官。』董代上前道：『我是吹鼓手，请老爷放了。』那官员道：『你认识秀才，也留下作伴。』



李玉慌道：『老母在家盼望，不能奉陪。』那官员只是微微笑着，吩咐开船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官船靠岸。那官员吩咐把李玉扶出舱来。



李玉昏昏沉沉，给两个公差扶进一座大宅，弯弯曲曲走进一个书房。那官员叮咛道：『夜深了，秀才且在这里歇息一夜，明天另有话说。』

那官员走进内室，脱下官服，换上女装，原来她就是钱塘县太爷的夫人。前天县太爷要她乔装改扮，去拉个女婿；她耐着性儿等了两夜，得了个李玉，真是满心欢喜。





夫人道：『为官的要赏罚分明，我立的功劳，该值一对金钏儿。』县太爷道：『慢着，圣上选美，我在这里拉女婿，一无婚书，二无大媒，倘被钦差得知，纱帽难保，还谈什么金钏儿。』



夫人急道：『那，那，如何是好？』县太爷笑道：『下官早已算定了。东街的贡生王夏，和我交情不差，只要挽他做个大媒，写上婚书，倒填年月。不愁钦差查看。』



第二天一早，县太爷写下书信，把李乙传到内堂，吩咐他去请王夏。李乙道：『昨天王贡生女儿出阁，他忙着呢。』县太爷道：『那好，就请他和女婿一同到县，陪伴新郎。』

李乙接了书信，便向东街走来，才过十字街，迎面看见张宣父女。他前天吃了一顿打，可是没有死心，看看彩凤，早已心痒难搔，远远地唱了一大喏。





张宣气得圆睁着眼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李乙道：『张老爹，你不要打算拉女婿。拉了去，他不愿，你怎办？昨天还有把拉去的女婿逼得跳了河的。嘿，你能招我这个女婿就不差哟！』



张宣握紧拳头，一个箭步过去。李乙早已防着，把头一缩，转身飞跑。张宣拔步追去，彩凤叫道：『爹，别和那贼子缠啦，去见李郎要紧。』



张宣原是送女儿过门去的，他狠狠骂了几声，才同女儿向北街来。找到了李家大门，张宣叩着门叫道：『秀才，秀才，快开门来。』

一个老婆婆开出门来，张宣拉了女儿大踏步往里走，叫道：『李秀才，贤婿！』老婆婆跟在后面，诧异道：『你们找我的儿子？』张宣慌忙回过身来，行礼道：『原来是亲家，女儿，快来拜见。』



彩凤上前，叫声婆婆。李母惊道：『我儿在三桂书院读书，什么时候娶的媳妇？』彩凤着急道：『他，他昨天没有回家？』李母道：『没有啊。』张宣连连顿脚道：『糟了！糟了！』



李母正待答话，只见董妈撞进门来，向她连声道喜。李母道：『你报的什么喜？』董妈指手划脚地道：『李秀才昨天跟王贡生的小姐拜堂成亲，是我做的大媒，所以前来道喜。』



李母呆了一下，双手一拍道：『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又是王贡生，又是这个媳妇。我的儿子又到哪里去了啊？』彩凤慌忙扶她坐下，把昨晚上李玉跳墙成亲的事，一一说了。



彩凤道：『媳妇女扮男装，出去找寻李郎。』董妈叫道：『使不得：使不得！外面拉郎拉得凶，连我儿子董代也不知被拉到哪里去了。你女扮男装，又是这般容貌，出门便给人拉成一块块的了。』



彩凤道：『不妨。我一身武艺，谁敢前来拉扯。』李母想了一会道：『事到如今，只好让媳妇去找寻，只是我家里没有武生衣帽。』彩凤决定回家换装，便向李母拜别。

彩凤去后，李母才动问张宣的姓名。董妈挤上前道：『这老爹是东街上有名的张卖打，就是王贡生的紧邻。』正说得热闹，只见王夏满头大汗地进来，手指着董妈，喘了半天气才说出话来。



王夏诧异道：『我才是李玉的丈人啊！』张宣道：『贡生，李玉是我的女婿，你怎敢跟我争做丈人！』董妈拦在中间道：『你也别争，他也别闹，李秀才没有回家，恐怕又被人家拉去做女婿了。』



董妈把前后情节一说，王夏急道：『不行！你是媒人，我只问你要女婿。』董妈道：『看你，我亲手把李秀才交给你，如今不见了，该向你要人才是。』张宣和李母听了，也一齐向王夏讨起人来。



王夏急得转了几转，拍着脑袋道：『怎么办？县太爷要我带了女婿，前去陪伴新郎。如今我找不到女婿，便是谎报招亲，欺蒙圣君。我这小小贡生，如何担当得了欺君之罪？』





张宣道：『你贡生担当不了，我卖打的担当得了？你不还我女婿，我拉你见钦差去。』王夏听了，转身便走，走到门外，坐上轿子，叫声：『走！』两名轿夫抬起了轿子。

王夏坐在轿里，想来想去，想不出对付县太爷的办法。正在不住地淌汗，忽然瞥见前面来了一个少年武生，生得英俊秀美。他灵机一动，有了一个主意，便顿了顿脚，吩咐停轿。



那武生正是乔装改扮的张彩凤。她打听到，昨夜江边有条官船拉走一个少年书生，又听说钱塘县令今天招婿成亲，她正在满心怀疑，却见前面停下一乘轿子，轿里出来一个老人，迎面施礼。





彩凤只得停步，问他有什么事情。王夏叹道：『家门不幸，女婿赖婚；目前圣上选美，藏女不献，便有欺君大罪。』彩凤暗想：『倒是同病相怜！』便道：『令婿赖婚，你不声张也就罢了。』



王夏道：『钱塘县令小姐出阁，太爷指名要我女婿去陪伴新郎。交不出女婿，祸事就到。请壮士救我一救，权充小婿，同到县衙。』彩凤叫声『哎哟』道：『这女婿的事，怎么充得！』



王夏拜了几拜道：『事到如今，只求苟全性命。壮士是行侠仗义之人，万望垂怜。』彩凤原想到县衙去探听李玉的下落，也就顺水推舟，让王夏拉扯着上了轿子。



轿夫一声『杭育』抬起轿子就走。王夏挥了一把汗，说了一声：『吉人天相，绝处逢生。』便跟在轿后，向县衙奔去。



县衙里面，早已悬灯结彩，鼓乐喧天；县太爷在二堂迎接宾客。王夏道过喜，又叫彩凤上前拜见。县太爷道：『世翁，你招得好个女婿。』王夏只怕他看出破绽，支吾着答不上话来。



县太爷请他后堂叙话，他满怀鬼胎，跟着进去。县太爷随手关上房门，吓得他更加战战兢兢。哪知屁股刚挨上椅子边儿，县太爷向他纳头便拜。他叫声『哎哟』，慌忙还礼。

县太爷说了请他为媒的意思，谈了这个女婿的来历，叹道：『只怕钦差查问，纱帽难保，要请世翁多多包涵，说成早年定下的婚姻。』王夏这才定下心来，满口答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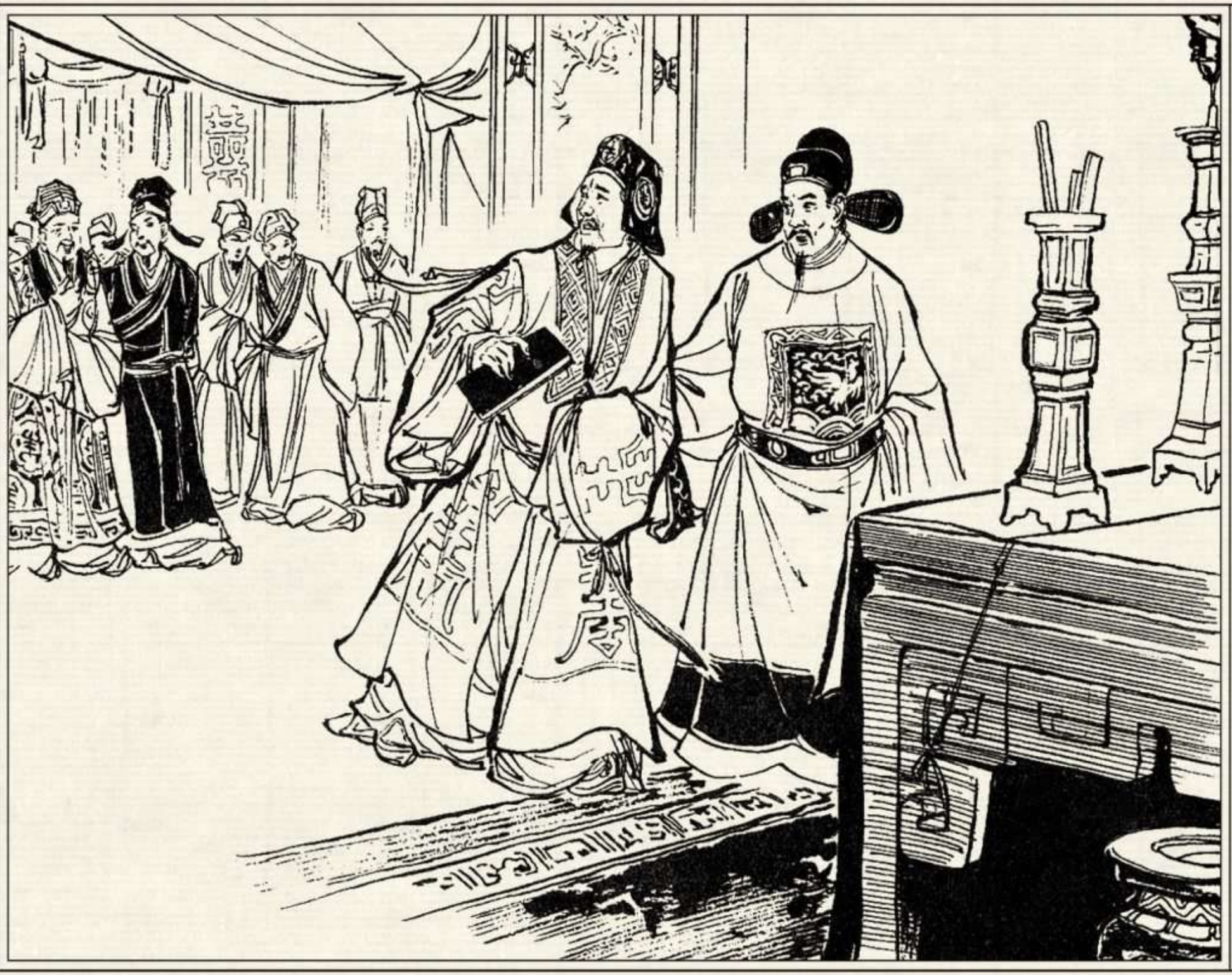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不多时候，钱塘县的士绅豪富，纷纷到来贺喜。有人问起：『这段姻缘，何人为媒？』王夏道：『说来话长。当年太爷和新郎的尊翁同科登第，两家内眷指腹为婚，大媒就是在下。』



那人偏是个喜欢寻根究底的，向王夏拱手道：『失敬失敬，原来世翁便是大媒。请教，新郎是哪里人，姓甚名谁，他尊翁登的哪一榜？』王夏连说了几声『这……』不由得满头冒出汗珠来。



王夏正在发窘，县太爷连忙过来相请：『吉时已到，就请大媒赞礼。』

王夏透了一口气，拱拱手别过那人，接了礼单，走到堂前，向外站定，咳嗽一声，高叫道：『奏——乐！』

霎时间箫管唢呐，响成一片。王夏站得端端正正，瞧着礼单，正在念念有词，忽听有人叫道：『贡生老爷，我妈哪去了？』他低眼看去，却是董代。





王夏大惊道：『哪个李相公？』董代向后一指：『那不是！』王夏回过身来，只见两个僮儿扶出一个新郎来，正是他千寻万觅的李秀才。



王夏正在发怔，只见宾客中间奔出了那个少年武生，一把扯住新郎，叫声：『哎呀夫呀！』新郎睁眼望了一望，挣脱了两旁的僮儿，扶住武生叫道：『哎呀妻呀！』

一下子，堂上忽然声息全无，然后同声叫了一声『咦——』此时急坏了县太爷。他连叫了几声：『什么！什么？』就奔到王夏面前，大声道：『你从哪儿带来个疯子！』





王夏抖着胡髭道：『那，那刚才扶上堂来的是我的女婿呀！』县太爷转了一会眼珠，顿脚道：『那是你的女婿，那我的女婿哪去了？』



县太爷和王夏缠扰不清，秀才和武士却在絮絮哭诉，把满堂宾客搞得稀里糊涂。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一个公差奔上堂来，报道：『禀太爷，卖打的张宣击鼓喊冤，请太爷升堂！』

太爷挥手道：『太爷今天不问案，叫他改日再来。』公差道：『小的也这样说了，怎奈那老儿要打进堂来。』县太爷叫道：『赶出去，赶出去！』忽听见外面几个声音叫着：『大老爷伸冤哟！』



县太爷晃着两个拳头说：『好，你们要伸冤，老爷要杀人！击鼓，升堂！』公差们一阵吆喝，县太爷走出堂来，只见一个老汉，两个婆子，正在大声嚎叫：『青天大老爷哟……』



原来，张宣、李母和董妈出来找寻李玉，在十字街上听说王贡生拉走了一个少年，只道是拉了李玉，因此结伙前来告状。县太爷问他们状告何人。张宣和李母都说要状告王夏。



县太爷正在审问，李玉、彩凤和董代走出堂来，见了亲人，各自上前相认。县太爷昏头昏脑，问王夏道：『这是怎么回事？』王夏连打几拱道：『太爷，我也要告。』

外面闹得天翻地覆，里面早已惊动夫人。她为了女儿终身，顾不得官规礼法，三脚两步奔到堂前，刚听到王夏说话，急得她往前一站，娇声斥道：『你敢冒认官亲，真是胆大包天！』





王夏道：『夫人，这是我的女婿呀。』张宣挺身上前道：『胡说，这是我的女婿。』夫人道：『你们好不知羞，他是我夫人的女婿，谁敢争夺！』县太爷眼看不成体统，连忙厉声喝住。



张宣、王夏和夫人听说要证据，都怔住了。只有董代，他从王家吹到张家，又与李玉同到县衙，对这事情明明白白，便走上堂来，源源本本地诉说了一遍。

堂上堂下都听清楚了，夫人、王夏和张宣齐声叫着：『老爷，这是我女儿的终身大事，你要作主哟！』县太爷急得坐不稳公座，走下堂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

他自言自语：『判与王夏，张宣不依；判与张宣，王夏不允。哎，这才是清官难断家务事！』李玉与彩凤拦在他面前道：『太爷哟，你不要三心二意，我们两人才是夫妻。』

县太爷道：『呀哟哟！不行呀不行！你们是夫妻，叫下官如何向女儿交代？』他正急得心如油煎，公差来报：『钦差到衙！』



县太爷目瞪口呆，还没有作声，早有两个小太监扶着钦差，走上堂来，只得抖索索上前参见。钦差从门前走到大堂，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只在喉咙里干笑几声。

钦差坐上公座，歇息了一阵，才微开倦眼，向下面看了一眼，问道：『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』大家做声不得。钦差道：『问你们呀！』董代走上前道：『他们在争女婿，打官司。』

钦差睁大眼睛道：『啊：圣上在选美，你们在争女婿，胆子不小；都不要脑袋了吗？』县太爷一急，急中生计，上前禀道：『卑、卑职不敢！咱们三家在这里会亲，怎敢争夺女婿！』





钦差道：『原来如此。』他摇摇摆摆，走下公座，四下里看了一转，便问张宣：『哪个是你的女婿？』张宣拉过李玉道：『小婿在这里。』钦差仔细打量了，说：『像个念书的，做官的料子，不差！』

夫人『哎』了一声，正待来争，县太爷慌忙把她拉住。钦差转到王夏跟前问道：『你的女婿呢？』王夏直淌冷汗，看了彩凤一眼，见她微微点头，便大着胆子道：『这，这，这是小婿。』





钦差回过身来，问县太爷道：『贵县的女婿，也让咱家见见。』县太爷浑身战抖，连连打拱。钦差疑惑道：『咱家知道贵县有个千金，可不知何时出阁；要是欺蒙圣上，那罪名可不轻啊！』



县太爷连声道：『卑职不敢，卑职不敢……』正急得心如乱麻、眼冒火星的时候，董妈把董代推了上来，说道：『禀大人，太爷的女婿在这里。』



钦差看了一眼道：『是他？』县太爷应了几个是字，董妈道：『没错！老婆子是钱塘县的官媒。张家的姑娘，王家的小姐，县太爷的千金，全是老婆子做的大媒。』

钦差笑道：『你是男媒是女媒？』董妈道：『老婆子是女媒。』钦差道：『做媒一次，胜造浮屠七级。咱家今天到此，也是缘分，就叫他们重写婚书，再填名字，让咱家做个男媒。』





县太爷、王夏、张宣齐声道：『多谢大人！』钦差道：『钱塘县，选美限期已满，着贵县点齐名额，备办船只，随咱家回京见驾，不要耽误。』吩咐完毕，便出衙上轿走了。



县太爷送了钦差，回到大堂，董妈迎上前来，福了两福，叫声：『亲家！』推着董代说：『拜呀，叫呀！』董代躲躲闪闪，跪下叩头叫着：『岳、岳父大人！』直把县太爷臊得一阵面红耳赤。



李玉拉住彩凤道：『贤妻呀，我们没事了。』夫人嚷着：『老爷呀，千挑万挑，挑个吹鼓手，哪能行呀？』董妈叫道：『哎哟夫人，钦差为媒，非同小事呀！』大家吵吵嚷嚷，只有王夏在一旁叹气。



县太爷呆了半晌，叹道：『情愿嫁个吹鼓手，不去深宫伴圣君；虽然门第微贱，胜于骨肉分离。罢罢！婚事已备，即便成亲就是。』便领了众人，拥进二堂，吹吹打打地办喜事去了。


www.Shuqu.net